

罗福腾 主编

A large, abstract circular graphic composed of multiple concentric rings. The rings are formed by overlapping lines in various colors including blue, red, orange, and green. Small dots of the same colors are scattered along the lines, creating a dynamic, orbital effect.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grey.

新加坡华语应用研究 新进展

罗福腾 主编 ■

An abstract graphic consisting of several concentric, hand-drawn circular rings. The rings are composed of varying shades of gray and black, with some segments filled with small dots. The overall effect is a dynamic, swirling pattern that frames the central text.

新加坡华语应用研究 新进展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新加坡华语应用研究 新进展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 | | |
|------|--|
| 主 编 | 罗福腾 |
| 企划编辑 | 潘国驹 |
| 责任编辑 | 何华 |
| 封面设计 | 何美娇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461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91
www.unisim.edu.sg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发 行 |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
| 联 络 | 65-64665775
chpub@wsp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
| 初 版 | 2012年10月 |
| 国际书号 | 978-981-4436-04-5 (pbk) |
| 定 价 | S\$20 |
| 版权所有 | 新跃大学 八方文化创作室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跃人文丛书

总主编 郭振羽

副总主编 符诗专 罗福腾

丛书编委会委员

- | | |
|-----|-----------------|
| 符诗专 |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
| 郭振羽 | 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
| 李国英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 罗福腾 | 新加坡新跃大学中文课程 |
| 王润华 |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 |
| 徐兴无 | 南京大学文学院 |
| 周建渝 | 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
| 竺家宁 |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 |

新跃人文丛书之二

《新加坡华语应用研究新进展》

分册编委会委员

- | | |
|-----|--------------------|
| 李国英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 柳士镇 | 南京大学文学院 |
| 罗福腾 | 新加坡新跃大学中文课程 |
| 王 惠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
| 吴英成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 |

《新跃人文丛书》总序

总主编 郭振羽

《新跃人文丛书》面世了。

这套丛书，是由新加坡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组织编辑、由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以“文化中华”为主轴的学术系列专著。

“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成立于2012年元月。中心成立的宗旨，就是透过开展课题研究、出版学术专著、举办文化学术活动、设立与中华文化相关的研究项目，来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华语言、文化及社会的认识 and 了解。

在研究方面，中心成立伊始，即确定下以“文化中华”为主旨的研究方向；强调不以政治实体或者地理位置来定义“中华”二字，而是以源起于中华大地、流播到五洋七洲的今日华夏文明作为“文化中华”的定位。这么一个“中华”，不是一个局限于地理意义的“中华”。身处世界各个不同角落的炎黄子孙都有自己在地的关注和思考。这样的关注和思考理当受到尊重和珍惜。因为只有这样多元、有容乃大的“中华”，才能在全球化、在地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二十一世纪中，让以华文来书写学术文章的学人畅所欲言，进而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这样的语境下，《新跃人文丛书》要为“文化中华”的多元性尽一份心、出一点力。除了先期推出的新马华文学研究、华语应用研究、华文教材研究等专辑外，还有望推出其他研究专辑，包括历史、社会、艺术、戏剧、影视、媒体以及华流时尚等涉及中华人文的

课题。我们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举凡与华夏文明选题有关，不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亦或是世界各地华人的文现象，都会予以考虑，甄选之后纳入出版规划。

“新跃人文丛书”得以顺利面世，是丛书各分册主编、作者以及出版社编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深知，要出版一套学术研究丛书，从选题的确定、作者的写作到出版发行，每一步骤都需要细心安排，慎重处理。我们感谢编委会委员以及各地学者给予的指导和支持。

《新跃人文丛书》是一片新开发的园地。在这块处女地的土壤下，蕴育各种可能，还有待关心“文化中华”的有心人去挖掘、灌溉、开发。中华文学、语言、教育、历史、社会、艺术、传播、流行文化，与全世界有华人存在的国家、社会的各种在地现象相互磨合、变异所产生出来的可能性是难以想像的。

这样的园地不能仅靠少数人来耕耘。它多元的本质，呼唤着更多各地各界卓有研究成就的学者专家参与。我们真诚期待社会各界的专家、时贤能为这一出版计划出谋划策，共襄此举。

是为序。

2012年10月15日

前言

罗福腾

《新加坡华语应用研究新进展》是“新跃人文丛书”的第二分册。

新加坡新跃大学 (SIM University) 中文课程从1999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士班起，到现在已经招收了十七届学员，毕业的学员上千人；2005年之后，陆续推出了中文硕士班、博士班，也有上百的学员学成毕业。多年来，中文课程累积了一大批学士论文、硕士论文以及博士论文，而这些论文就成为笔者编选“新跃人文丛书”之二的宝贵资源。

本册收录的新加坡华语研究的论文共九篇，都属于华语、华文应用研究的范围。

第一组论文，重在探讨本地华语交际和华语命名的现状。骆珍凤医生的论文《新加坡医患交际用语初探》从作者本身的职业出发，详细记录、统计、分析了自己跟患者华语交际的情况。记得她写作该文的时候，正是“沙斯”肆虐阶段。从调查到写作，历尽重重困难。最终为我们了解本地医患之间的华语交际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料。梁汉基先生的《新加坡公寓住宅华文命名的语言与文化特色》一文，多角度分析、讨论本地公寓住宅的汉语命名过程、方式、来源以及其中隐含的文化信息，是同类选题中仅见的论文。作者出身英校源流，因为喜爱华文，中年之后鼓起勇气来修读中文学位。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和优势，写出文风平实、资料翔实的论文，实在是难得。姚耀光先生的《新加坡华人熟食招牌名称的语言学观察》能条分缕析、分类解说本地华人摊贩熟食招牌的命名方式，也是属于文风扎实的好文章。

第二组论文是以本地民众华文应用为研究重点的文章。曾佩玉同学的论文《新加坡华文报章挽词用语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研究的优秀论文。记得当时指导写作伊始，学员和导师都没有把握是否可以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周围的同学也对这一选题抱有不解。可贵的是佩玉同学利用工余时间，连续几个月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当年的报章缩微胶卷，严谨、认真、仔细地记录当时的挽词挽联，最后形成了很厚的资料长编。在此基础上，作者克服困难，利用所学知识，终于写成一篇得到评委认可的优秀论文。此论文早前曾发表于其他文集，被多篇研究文章所引用，反响颇好。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吴玉英同学的《新加坡报章贺词贺语研究》，洋洋洒洒六万余字，描述报章贺词的几十年使用情况，是同类研究课题里的较好文章。罗健明女士的硕士论文《新加坡华人姓氏拼写法研究》是难度较高的一个选题。健明跑遍了本地宗乡会馆、宗亲会馆等，搜集到了各个方言族群的姓名拼写资料，最后列出资料长编，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可惜的是，限于本文集的篇幅，很多有用的附录表格被割爱了。不过，通过正文，读者仍然可以了解本地华人姓氏的错综复杂情况。

第三组论文聚焦于本地书面语华文应用的研究。梁萍同学的《新加坡中文广播语言研究》综述本地广播语言的变迁，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广播语言风格的嬗变历程；刘玲女士的《新加坡英中应用翻译评估》一文，针对本地英中翻译领域的评估方式提出见解；李玉珠同学以本地知名作家尤今女士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集中分析作家本人的语言应用技巧。这些文章都在客观上拓宽了本地华文应用研究的领域，也弥补了某些研究课题的不足。

把学位论文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是自己执掌中文课程以来的一个强烈愿望。可是，在非主流语言的环境中，出版一本华语华文的研究文集，谈何容易？在尝试多次未果的情况下，这一计划迟迟未能付诸实施。幸运的是，2012年1月新跃大学专门成立了“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大学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出任中心首任主任。在郭教授的全面指导和积极督促之下，学术中心为论文集提供了足够的出版基金和人力资源，终偿多年夙愿。坦率地说，如果没有郭教授

的鼎力推动，这本论文集是无法与读者见面的。走笔至此，再次感谢郭振羽教授为提升本地华文教育和学术研究作出的辛勤努力。

同时，还要感谢以下专家、朋友的大力支持，他们是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本地的各位编辑委员会委员、各篇论文导师、责任编辑何华先生以及学术中心的符诗专博士、鲁虎博士等。大家都为出版此书付出很多。

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收录进本论文集的文章，仅仅是从上千篇学位论文中挑选出的一小部分，还有很多优秀论文只好忍痛割爱。另有数篇虽已见于其他书刊发表，但鉴于水平较好，而且是本校毕业生作品，最终还是纳入本集之中。另外，由于这些论文写作的时间跨度有十年多的时间，而写作的体例、格式等前后出现多次变化，这可能导致论文集集中的各篇文字体例未必完全统一。在此，敬请读者朋友谅解。

2012年10月8日
于新加坡新跃大学

目 录

总序	郭振羽	v
前言	罗福腾	vii
新加坡华人医患交际用语初探	骆珍凤	1
新加坡公寓住宅华文命名的语言与文化特色	梁汉基	21
新加坡华人熟食招牌名称的语言学观察	姚耀光	59
新加坡华文报章贺词贺语研究	吴玉英	93
新加坡华文报章挽词用语研究	曾佩玉	183
新加坡华人姓氏拼写法研究	罗健明	223
新加坡英中应用翻译评估	刘 玲	257
新加坡中文广播语言研究	梁 萍	273

新加坡华人医患交际用语初探

骆珍凤

一 绪论

(一)新加坡人口的来源

新加坡的历史起自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莱佛士的登陆。在这之前，新加坡是柔佛王国的附属地，一个小渔村。当年莱佛士抵达时，据说岛上只有150多人，其中华人约有30人。¹ 1824年《英荷协定》签定后，新加坡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²

根据1840年的调查，早期移居此地的华人，主要来自中国南部沿海各省的闽南人、广府人、潮州人、客家人和海南人，还有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俗称峇峇）。³ 海峡华人的祖辈，其实也是来自中国南方的漳泉商人，他们早于三、四百年前就南迁到马来半岛。他们的第一代与当地的土著马来妇女结婚，后裔接受马来族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但仍保持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口语称峇峇语，是福建方言与马来语融汇而成的。⁴

随着新加坡的开发，华人不断地南移，本地华族人口也迅速地增加。但是，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的政治局势起了重大的变

¹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裔，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出版，1995年3月，页2。

² 黄孟文、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10月，页vii（绪论）。

³ 李元瑾，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出版，2002年6月，页58。

⁴ 同(4)，页60-61。

化,致使华人南迁的潮流中断。因此新加坡的华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1957年后一直维持在75%左右。⁵

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英国殖民地政府属下的自治邦,1963年脱离英国殖民地政府而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独立建国。

(二)新加坡的语文及其政策

新加坡的种族复杂,语言自然也跟着复杂。在华族中,就通行好几种不同的方言,有闽南话、潮州话、广州话、客家话、海南话、福州话、福清话和上海话等等。有史以来闽南话、潮州话和广州话为新加坡最普遍的方言,因为这三个方言群为华族中较大的社群。根据1957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新加坡华族人口中,福建人占40.6%,潮州人22.5%,广东人18.9%,海南人7.2%,客家人6.7%,⁶显示了南来的华人以福建人为最大的族群。

1959年新加坡自主后,政府规定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四大官方语言。由于周边国家的压力,政府选择人口较少的巫族母语(即马来语)作为国语,并认可它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在学校里推行以马来语为主的多语政策,规定学生及公务员必须学习马来语文。然而从1967年起,由于经济发展上的需要,政府强调英语为工作语言,并且是各民族的共同语,不过,马来语仍为国语。在学校教育方面,实行以英语为中心的强制双语教育政策,规定各语文源流学校都要以英语和母语两种语文进行教学。英文学校以母语为第二语文,用以教授历史和公民科;各母语学校则一律以英语为第二语文,用以教授数学和科学。⁷

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凡能掌握英语者均能寻得职位高、待遇好的工作。这种社会现实,使做父母的都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文学校受教育。结果,报读华文小学的新生逐年减少。于是教育部决定从1984年

⁵ 云惟利,新加坡社会和语言,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页2-3。

⁶ 李如龙,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页17。

⁷ 同(4),页122。

起，逐步把华校的非英文班转为英文班。从1987年起，传统的四大语文源流学校统一，所有学生都以英文为第一语文，而母语一律作为第二语文学习。在华文中学方面，政府于1979年颁布《吴庆瑞教育报告书》，规定保留9间华文中学为特选中学，即以华文和英文为第一语文，其余学校自1980年起都改为以英文为第一语文，而各族母语为第二语文。⁸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80年后改为以英文为主的南洋理工学院。

政治、社会的因素，促使新加坡华人不得不重视英文教育。但是政府为了保留华族文化，对华文教育加以强制，即华族学生的华文学科必须达到规定水平才能升上高等学府。另一方面，华族内部方言分歧严重，并且绝大部分的华人都以方言为家庭用语，而华语与方言的歧异，使华族学子在学习华语方面产生困扰。为了解决方言问题，从1979年起，政府每年都举行“推广华语运动”，鼓励华人少说方言，多讲华语，让华族学生在学校和社会上多接触华语，以便推进他们的语文学习。这项运动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根据教育部调查资料显示：从1980年至1989年间，华族小一学生家中使用的语言状况：方言从64.4%下降至7.2%，华语则从9.3%上升至23.3%。华语运动已促成华人渐渐改变其用学习惯，华语也随之成为华族的共同语。⁹

早期华人把中国南方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传统移植到新加坡这多元种族的社会里，经过百多年的社会变迁，新加坡华人的社交语言已从早期以方言为主发展成今日以华语（即中国普通话）或英语为主。他们所说的华语是否符合中国普通话的标准？香港学者汪惠迪先生对新加坡华语研究的结论，认为新加坡华语是现代汉民族的普通话的区域变体，它在新加坡的土壤上形成并发展起来，所以无论语音、语汇、语法都与普通话有不同之处，正是这种差异体现了新加坡华语的特色。¹⁰

⁸ 同(4)，页123。

⁹ 同(6)，页134。

¹⁰ 同(1)，页27。

(三) 本文的写作目的

本文的选题是“新加坡华人医患交际用语初探”。医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具有其正统规范的名词术语。本论文所研究的“医患交际用语”不是专门讨论这些专有术语，而是要考察在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而形成的语言表达形式，是新加坡华人表达医疗、医药话题的常用或通用语言。根据笔者所见，目前在本地还未有学者研究这方面的语言报告，也未读到相同选题的文章。

本文希望达到的目标包括：客观记录、描述本地医患交际常用的词、短语、句子等形式；并从社会、文化、语言等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由于新加坡是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多元种族，多元语言，即使华人内部也是方言分歧严重，这些背景都从不同角度影响了人们对语码的选择。

写作中使用的资料是笔者在社会调查中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摘录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交谈话语、病人的个人资料，还有经过分析与归纳之后得到的。

二 材料来源

(一) 材料的获取

对普通大众来说，使用医学用语频率最高的莫过于求医看病的时刻。然而，病者的病况是隐私的，非有关的医务人员或外人是允许旁听的。笔者正好是一位看普通病症的西医，故可在不侵犯病人的隐私下，进行社会调查，以作研究。

文章研究的对象是新加坡的华人。医学领域有许多专门科别，例如外科、内科、小儿科、妇科、骨科等等。本文是从普通医学的角度去搜集本地华族在医药方面的措词用语。当医生为病人诊病时，病人必须将其病情与病史向医生表述出来，这是提供“医学用语”真实资料的来源，故可从此处着手进行社会语言调查。

普通医学虽然仅诊疗普通疾病，但它治疗的对象不分男女老幼，故所概括的疾病与病者的范围比专科医学来得广。这正好适宜本论题的研究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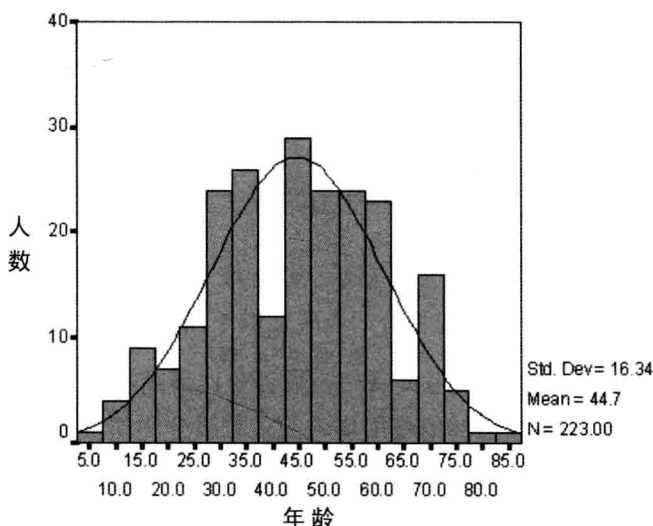
(二) 搜集时间

笔者以一个多月的时间,于2003年的3、4月间,当时正是“沙氏”肺炎(SARS)传染病的高峰期,总共搜集了223个华族患者的语料。笔者在诊病时,先记录下病人的个人资料,包括病者的年龄、性别与职业。如果病者是无法沟通的幼童,就以代他表述病况的华族陪伴者为调查对象。与病人交谈所使用的语言随病人之意。在病者完全无意识之下,借助录音机录下病人所说的话语。后再把所录的语音片断用文字摘录出来。所采用的文字是根据病人所使用的语言,即用汉字记录华语,并用音近的汉字或汉语拼音符号记录汉语方言;用英文记录英语。通过这种现场隐蔽观察记录的社会调查方式所获得的资料是自然的、真实的。这些语料是一段段或长或短的、陈述性的语句。其内容仅包括与医学有关的语料,即病情、病历或服药方式等等。

三 调查结果分析

笔者所调查的223个病患中,女性病患有160人,男性病患为63人;年龄最小的为5岁,最年长的为84岁(见图一)。由于此调查是

图一: 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在病患无意识下进行，故病患的教育背景资料无法获得。病患的职业类型很广，有行政管理、会计、教师、工程师、经理、药剂师、秘书、书记、行销、技术人员、司机、美容师、小贩、厨师、学生、国民服役人员、工厂女工、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士等等。

(一)新加坡华人使用语种的状况

1.年龄与语言形式的选择

调查对象所选用的交际语言有华语、英语和汉语方言，而以方言沟通的调查对象只采用闽南语或潮语。他们所选用的语种全是自发的。将调查对象先据其年龄划分为五组（见表一），后分别计算各组调查对象选用某种语种的频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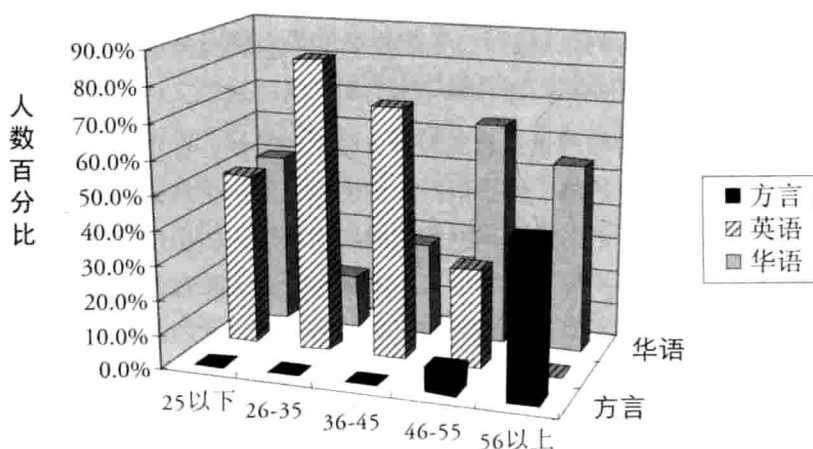
表一：调查对象的年龄与语种选用的状况

年龄	语言						合计	
	华语		英语		汉语方言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25岁以下	10	37.0%	17	63.0%	0	0%	27	100%
26-35岁	7	14.0%	43	86.0%	0	0%	50	100%
36-45岁	15	38.5%	23	59.0%	1	2.5%	39	100%
46-55岁	29	61.7%	15	31.9%	3	6.4%	47	100%
56岁以上	30	50.0%	6	10.0%	24	40.0%	60	100%
合计	91	40.8%	104	46.6%	28	12.6%	223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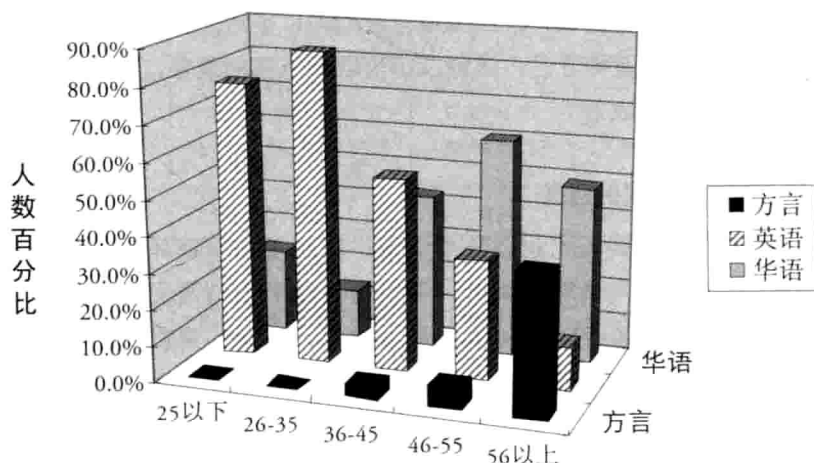
以上的表一、图二及图三显示，新加坡华人的用语习惯与其性别没有明显的关系，但与其年龄却表现出以下的特点：

- (1) 全体样本中，使用英语的人数百分比最高的是26至35岁的年轻人(86%)，但他们使用华语的人数百分比却是全体样本中最低的(14%)，而且35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使用方言的现象。

图二：华族男子的用语习惯



图三：华族女子的用语习惯



- (2) 使用华语的人数百分比最高的是46岁至55岁的中年人 (61.7%)。
- (3) 56岁以上的老年人虽然是全体样本中使用方言人数百分比最高的 (40%)，但他们使用华语的人数频率 (50%) 却高于使用